

序

在我的朋友中間，詩人佔去一部分。分到他們的友誼，不是因為我寫詩，而是因為我喜歡讀詩。雖說喜歡，然而並不懂得。一有什麼一得之愚的話，不是由於我的領略，而是由於自我的認識。我清楚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有了自己做根據，知道自己的弱點，我似乎便有了膽子。有一次和卞之琳先生閒談，我說我是一個俗人。這個俗字的對面，不一定是雅。而是詩；它含有散文，學世，信仰等等成分。一個什麼東西壓着我，或者絆着我的脚跟，長在我的心頭，往往攔住我做更高的接觸。要不是我強迫自己和詩交納，我一定會是一塊可怕的頑石，比頑石還要可怕，一具沈重的行屍。詩把靈魂給我。詩把一個真我給我。詩把一個世界給我，裏面有現實的憧憬，却沒有生活的渣滓。這是一種力量，不像一般文人說的那樣空靈，而是一種充滿人性的力量；人性是鐵，詩是鋼。它是力量的力量。好像一把菜刀，我全身是鐵，就欠一星星鋼，一點點詩，做爲我生存的鋒穎。我知道自己俗到什麼無比的程度。人家拿詩

做裝飾品我用它修補我的生命。

也就是這個俗字，是我全人的底子，不容我打進詩的境界。我徘徊在外面，當着一首傑作，懷着敬畏的心情，往裏探索詩人的存在。一種精神活動進行的方向，一種比較俗近的成分。他怎樣把自己聯繫到字句上面，怎樣又把自己擴大，成爲人類行止或顯或晦的啓示。我十九抓不住或者抓錯了他的啓示，但是我並不頹喪，因爲我早就知道詩和我有一個遼闊的距離。

所以，如今爲華鈴先生的詩集寫序，不僅是一種冒險，而且是一種冒昧。

放下詩，我們不妨談談詩人。一個精神飽滿的年輕人，像大多數華南仕女，個子不高，但是筋骨壯健，皮膚泛棕，沒有舊式文弱書生的氣象。他把詩當做糞糧。音樂是他此外唯一的伴侶。有一付天賦的喉嚨，自然而中和，猶如他的詞句，流暢而有節奏。看他的臉，有線條，有輪廓，相眉入眼，儼然如畫。獨自住在亭子間，浸沈在他的寂寞和心得裏面，追求光榮和勝利的造詣。

讀完他的詩作，我不由想到他的面貌。拿我形容他面貌的詞句來形容他的詩作，就我外行人看來，未嘗不是一條捷徑，有節奏，一種非人工的音韻；字句不求過分的捶鍊；意義不求過分的深切，然而一種抒情的幻想流灌在裏面，輕輕襲取我們的同情。不像典雅的紅燭，巧妙多在文字的精緻，不像一般的詩歌，放縱熱情和文字遊戲；不像任何書吳子，流浪人；有熱情，不太奔放，有音響不太繁碎。這裏是語言，是一切生活裏面的東西，無以名之，名之曰本色。這明白如話：

裕昆你囑我不必寫信來，

當然，誰知道你如今在漢口，在馬當！

在第幾師第幾連，第幾班！

難道地址我可以寫得如此荒唐：

「裕昆——漢口——馬當」

一個天才一個戰士

一家子全炸光

只剩有兩個當兵的兄弟！

這是詩。「真」是這與人的力量，「自然」再把力量加上力量。我不敢說琅琅上口，但是，我曉得，一種抑揚在我的唇邊起落。

最近，多承一位不識者的厚誼讓我讀到我欽愛的一位詩人的作品。我說的是走向西北的何其芳先生。多謝那位不識者，我讀到何先生主編的川東文藝和工作他在前者發表了一篇關於朗誦詩的文章。爲什麼提倡朗誦詩，在目前抗戰的期間？第一，想補救已經快與口語分家的新詩的缺點。第二，想使新詩獲得更多的羣衆。第三，想使新詩同樣負起抗戰中宣傳的責任。朗誦詩不是歌謠它也不能代替全部的新詩。何先生積極的理論讓我全部援引在下面。

「（一）利用自然的語言的音樂性朗誦。

(二) 說明誦則不是低吟，不是拿起詩稿宣讀，也不是唱。

(三) 應該用簡單的明晰的口語寫作。

(四) 爲着使於記誦與富於音樂性，韻脚是應該採用的。

(五) 內容當與抗戰有關，不是個人的感情的訴說，也不是神經衰弱者的感

覺的敘述。

「這位曾經出入於晚唐的工辭造句的詩人，如今轉變了，主張和口語接近，時代太偉大，炮火太猛烈，多麼了，我們回到現實。同時，在工作裏面，我讀到他的近作成都讓我把你搖醒，類似這樣的疊句

雖然也曾有過遊行的火炬的燃燒，

雖然也曾有過淒厲的警報，

我喜愛它們並不因爲它們來自口語。說實話，這不大逼似口語。但是，我們用不着問他多所要本時間還長，而且他去了西北。從前我說他含有十九世紀初史羅曼諦克氣質，每人

嫌我唐突，我相信我沒有大錯。我不懂得詩，我談的只是那些有關活人的成分這或許是爲什麼，我勉強答應華鈴先生，爲他的詩集寫序，而且在這裏提到何先生。在他建議的五個條件之中華鈴先生的詩歌至少做到一和三兩個。他的土白詩更是一個有力的證明。無論對象是私我是社會，他的詩句不見矯揉造作，比較切近何先生所謂的朗誦詩的標準。

我不是說，華鈴先生的詩歌就是朗誦詩。他不必一定要走那條道路，這不過是我把二者偶合起來罷了。他是一個年輕人，第一個撥動他的心弦的，猶如過去的何先生，是他切身的感受。好像每一個人，生活有它的限制。但是，好像一塊麵，它的柔性具有接受任何變動的。可能有一天，打出自我的堅殼，他會和宇宙長青，因爲，我們知道，花有蕾，樹有芽，人人全有一個開始。華鈴先生具有晶瑩的開始！欠的是一些些深，廣，熟。人類有的是潛伏的熱和力，越高，越要掙扎。

李健吾 二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序

華鈴君是位年青的詩人，極有希望的文藝家。從前在江灣復旦念書的時候，我常常在圖書館裏看見他，在校園的角落看見他，在校外的鄉下小路上碰見他。他老是那麼嫺靜深思，孤零他那長長的頭髮，清瘦的面頰，和那幽靜的微笑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學校裏有什麼文藝集會的時候，他總是坐在角上，靜寂寂的不作聲。他好像朋友很少——本來在一個學「商」學「法」的環境裏，誰能瞭解這「冷眼觀察」「熱烈奔放」的詩人呢。

我記得第一次認得他是他來送我看許多他新做的英文詩。我看完之後，就把他找來，談了一點多鐘。那時他對於英詩的格律還沒有學過，當然有不合英詩格調的地方，不過他的內容却有許多很美的地方，我於是鼓勵他好好的寫。以後他給我看的是中國詩。想不到這兩三年來，竟這樣努力，寫成了這樣多的作品，預備接連出六本集子——這不但是表示華鈴君這兩三年來努力的成績，並且表示他將來後果的大有希望。這是值得我們喜歡

而應該向他慶賀的。

詩是「感」的流露，是文藝的一種有力的火，牠可燃起我們心中的愛，我們的熱忱，我們的勇氣，我們！民族精神。「新」詩和「老」詩不同的地方，在我看來，不在形式，而在內容和所激發的精神。我們需要「無病呻吟」，「靡靡之音」，我們需要強有力的熱情的激發！詩人是站在時代最前線的，也就是這個原因。我希望華鈴君向這條路線上去發展他的天才。

顧仲彝 民國二十七年雙十節

目次

序(一)——李健吾先生
序(二)——顧仲彝先生

第一輯

烏丫年

「沒齒」的「不忘」

戒嚴

恐怖地帶

青蜓你也逃難嗎

再會了歐裕昆

我走了露卡

荒園

童謠(一)

童謠(二)

戀歌

流浪人的心上秋

第二輯

我：創造一個鏡頭

大樹歌

期望與苦幹

樹巔的花兒

只張望嗎

大牙

給搗亂

兇手

看弄堂的人

亭子間

是格是格房東太太好來西

大興土木

第三輯

起來好伴伙

兩對堂兄弟

出征前呈露卡絲達

附錄：零札

鳥 Y 年

北風，你舞着根窗簾的短繩，
舉舉又舉，

算是老丫歌班的指揮麼？

麻雀，你蹲着左瞞右瞞，

看中我犀角珍藏着的兩升小白米麼？

去吧，麻雀兒，

老丫在招呼你——

街頭瓦堆，有掩埋不盡的屍首呢！

「沒齒」的「不忘」

豔而不能自保的梅花呀！

小忘八要採擷的小手，

已公然的伸到你的身旁！

只爲的四週虎視眈眈的眼睛，——

大忘八更大的，對你果子的野心，

才得保你殘命于枝頭吧！

梅花，

你得「有種」

「忘不」的「齒沒」

梅花，

你別健忘！

好梅子，是又大又酸，

酸得掉大小忘八的牙齒。

告訴他，

你的梅子「有種」

告訴他

「有種」的梅子不賴不謊！

確可以有「沒齒」的「不忘」！

梅花是中國國花

1937

戒嚴

「樓下什麼響？」

「阿花。」

「誰？」

「爹回了媽！」

「爹回了！」

「爹回了媽！」

1933年

恐怖地帶

來來來！

阿媽你也來——

扯直這個大布袋！

「媽媽我睡！」

「好寶寶先去呀！」

「媽媽我怕！」

「好寶寶，

不要怕！

老鼠出來哥哥打。」

「不！」

××兵，

挖我眼睛！」

青蜓你也逃難嗎。

青蜓，這算時髦嗎？

——空中結婚

你快活的背着飛。

青蜓，你也傷了嗎？

——你是戰士

他好好的背着飛。

青蜓，你也逃難嗎？

——是老娘吧。

你匆匆的背着飛。

7, 26, 1938